

爷爷的枪担

□ 兰天原

在我印象里,老一辈闽东畲民,是肩上挑着一根竹枪担的形象。

枪担,这种畲族人民常用的劳动工具,用竹竿或木头制成,两头尖尖,非常富有辨识度。不仅能挑柴草,挑农产品,也能防身,坚韧耐用。

有回,父亲指着穆阳老家堂前的一根老竹段郑重地对我说:“瞧,这可是你爷爷当年使过的枪担。”

擦去表面尘埃,枪担头尾的棱角历历可辨,中间那段被磨得油光发亮。油亮的光泽可不是拿漆刷上去的,是汗渍浸透、时光晕染,是爷爷用肌肤打磨出来的。

父亲打趣道,“寻常的竹枪担,不过五六年就得光荣退休,不过这一根倒格外坚挺,可算爷爷的老伙伴。”

见我上下打量这枪担,他话锋一转:“想不想试着挑一挑?”

试就试!把压得实实的好奇心,一前一后填进两个笨重的箩筐,再把身子嵌进这节硬朗的旧竹子,直到我的锁骨被硌得生疼红肿,才勉强支撑起来这枪担。

有路过的乡亲见我对竹枪担犯浑,忍俊不禁道:“知道重了吧?你们城里人,只懂度贝(福安方言,意思是拿笔),哪晓得挑枪担?像你爷,当年什么都挑,官井洋

的黄瓜鱼、秋天地里的收成、悬崖边的草药……”

我拍拍胸口:“我膀子比我爸宽,力气肯定比我爷大!”说罢重新将枪担扛上肩头,又挺直腰、迈开了步,就是不肯服输:“这不是挑动了吗?”可一迈开步子,担子不是朝前倾就是往后垂。走不上几步,差点摔了个倒栽葱。

沉!这担子可是结结实实地沉!而等到耐心听完老掌故,我才晓得,这枪担是有多么沉、多么倔,可当年爷爷挑起这重担时,比我现在年龄还小。

一九六九年,爷爷二十五岁,正是挑起养家重担的年纪。官井洋潮起潮落,推着渔火明明灭灭。他赤着脚踩进滩涂,从曾祖父手中接过这根枪担。第一担压上肩,爷爷膝盖一软,差点栽进齐腰深的海水里。曾祖父扶住他,只说了一句话:“扛住了,一家人才有饭吃。”

大丰收的渔季里,枪担一头缠着网索,一头牢牢系着鱼篓。大黄鱼在篓底掙动,金鳞刮着竹篾沙沙响。

从官井到城关,八十里山路,二更就要起身。鱼行的胖老板捏着秤杆称量完,算了半晌,方才递来一沓钞票。爷爷攥紧卖鱼钱,“这么鲜的大黄鱼,能再给多点

吗?家里七八张嘴,可都等着吃呢!”

老板深深看了他一眼,又给加了点。盛夏的石板路烫得能煎蛋,爷爷的布鞋早已磨穿底,却浑然不觉烫脚,心里只想一件事:这一趟足够一家人吃上几个月饱饭了。

农忙季节一到,这根枪担又要沾上田里泥土。水稻从结穗到成熟那段日子,爷爷整个人长在地里,枪担则插在垄头,好似一截不说话的告示牌。收完水稻,枪担上又换了新活计——上山采药。

穆阳西面横亘着白云山。天不亮,爷爷就摸黑出发,枪担上挂着柴刀和编织袋。“石斛爱攀阴湿岩,金线莲生在断崖缝。”每次他一面用土话哼着歌诀,一面壁虎似的贴在岩壁上,一点点挪向目标。有次,他一脚踩空,幸亏及时抓住根枯藤,整个人悬在半空。枪担从背上滑落,擦着崖壁滚下去……

最后从山脚下找回了他的命根子,三道麻绳捆住开裂的地方。父亲说,爷爷从没有叫苦叫累。有次半夜醒来,爷爷正坐在灶前,手里摩挲着枪担上那三道麻绳,也不知想些什么。直到灶里柴火噼啪响了一声,爷爷才把枪担倚在墙角,起身去院里劈柴。

那时,父亲正读小学。只感觉墙边立着的枪担如一撇,影子像一捺,正好构成一个“人”字。原来一个家,就是靠

这个人撑起的。

直到实在挑不动重物的年龄,爷爷才消停点。一次他把枪担推给我,指着上边缠绕的麻绳,让我摸摸。

那三道麻绳触感坚硬得像骨头,麻绳下的裂痕则已看不分明了。老人家念叨着:“它是自己长好的。”那一刻,我恍然大悟:这根老枪担早已不是枪担,而是爷爷的脊梁。用久了枪担会开裂,但硬汉的脊梁不会断。开裂的地方,在爷爷口中不是捆上的,是重新长合拢的。只要长合拢了,就再也不怕折断。

如今那根枪担就立在老屋堂前,生活的担子我们没有放下,枪担与它的影子构成的“人”字,我们继续品读,而爷爷用一生打磨的枪担,成了我心中永久收藏的荣光。



福安地名传说:

绣溪溯源 溪尾成镇

□ 蓝天方明

在福安市东南一隅,藏有一方山水交汇的灵秀之地——溪尾镇。这里北倚松罗,西接湾坞,东望霞浦盐田,东南直面烟波浩渺的官井洋。境内绣溪、坑源溪、赤溪、梅洋溪如银线穿珠,从海拔五百九十八米的群山一路跌宕,直至海拔五米处汇入大海,气韵生动,气象万千。关于“溪尾”之名的由来,民间总爱从山水形胜与岁月变迁里,寻几段传奇故事来说。

绣溪化龙,锦缎落凡

早年间,此地不叫溪尾,亦非山溪,而是有个极好听的名字——绣溪。

相传古时官井洋畔,住着一位名叫阿溪的渔家姑娘。她心灵手巧,尤擅刺

绣,七彩丝线在她手中仿佛有了灵性,能绣出活灵活现的龙虾黄鱼,连官井洋的浪花,也能绣得似有水声潺潺。阿溪心怀宏愿,欲将家乡的千岩万壑绣入画卷,传于后世。

有一年,东海龙王巡游至此,见官井洋风平浪静,岸上风光旖旎,便化作凡人上岸游历,途经阿溪家门,正见她在溪边浣纱,清流见底,映照芳容。龙王一时兴起,折苇为笔,蘸水为墨,在青石板上画下一条腾云之龙。奇特的是,龙成瞬间,竟摇头摆尾活了过来,顺着溪流游入深潭。

阿溪见这溪水竟有“点龙成真”之奇,心中大喜。她想,此水既有灵气,何不借它“绣”一幅山水长卷?于是,她不再拘泥于绢布,每日清晨捧水泼洒山崖,任水流依山势蜿蜒;又引藤蔓如彩线,导溪水绕巨石、穿竹林。日久天

长,这溪流被她“修”得九曲回肠,两岸野花烂漫,水底卵石五彩斑斓,宛如天成。

天上的织女驾云路过,见这溪流一条碧绿的丝带,绣于青山绿野之间,比仙宫锦缎更为灵动,不禁赞叹:“这哪是寻常溪水,分明是一条‘绣’出来的彩带!”从此,人们便称此地为“绣溪”。

溪至尽头,更名成镇

清末民初,世事更迭,战乱频仍。乡民为求安稳,觉“绣”字虽美却偏柔,遂依地理形胜,取“溪流之尾”的质朴之意,将“绣溪”雅化为“溪尾”。

盖因这绣溪一路奔腾,至钱塘溪下游,已近官井洋入海之处。在乡民眼中,浩浩溪流至此已至尽头,恰似江河伸向陆地的“尾巴”。虽是一字之差,却是从一幅静态的山水画卷,化为了一部动态的岁月长歌——既留住了阿溪绣溪的传说,也记录了百川归海的壮阔。

山水有灵,名号随势而变。民国时期,虽曾设山溪乡、绣溪乡,但“溪

尾”二字,因精准概括了“地处溪流尾间,汇纳百川归海”的地理特征,终究深入人心。1949年后设溪尾乡,1992年撤乡建镇,“溪尾”之名,正式载入史册。

村依水建,因尾而名

另有一说,则源于镇政府驻地——溪尾村。先民择水而居,建村立寨,溪尾村恰坐落于一溪流的末端。村头溪水长流,村尾水势渐缓,最终汇入大溪。因村落位于溪流之尾,故村名曰“溪尾”。

如今,登高远眺溪尾镇,西北赛岐镇车水马龙,东南官井洋渔舟唱晚。坑源溪水不舍昼夜,自高山之巅奔向大海之滨。这“溪尾”之名,既记录了绣溪如练的旧时风雅,也见证了溪流归海的壮阔历程,更承载着一方百姓依水而生、向海而兴的岁月记忆。

漫步溪畔,水底卵石仍泛着五彩光泽,老人们说,那是阿溪当年遗落的丝线;而溪水日夜不息地流向官井洋,仿佛仍在续写着那幅未完成的“绣溪”长卷。



溪尾镇全景图

李郁 摄